

資治通鑑補正

寶笈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一百十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嚴允厚參用

晉紀三十止一

安皇帝乙

戊隆安二年魏拓跋珪天興元年燕慕容盛建平元年秦姚興皇初五年南燕慕容德元年西秦乞

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八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

王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容軌為尚書左

僕射丁通為右僕射麟復謀反德殺之德字元明眇之少子也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臍中晝寢而生德左右

以告方寤而起眇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年十二而眇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

姿貌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覽羣史惟清慎多才藝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

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八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至是自鄴南徙至河而無舟楫魏兵垂至眾心惶懼議

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漸冰合遂于夜中南渡至晉魏兵追至而冰復消若有神焉韓範曰光武渡滹沱河漸流

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

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至鄴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曰南公和跋為

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人鎮鄴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恒領至代五百餘里恒

恒山之嶺也在上曲陽西北即倒馬關路晉書地道記謂之馬上關沈括曰北岳恒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岳詞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詞乃在曲陽詞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飛狐路在

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邪自石門子令水鋪八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然沈括所謂代州乃雁門也自此亦可至魏之地都但恐非直道耳水經注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流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

中山故關也魏地記代城西珪恐已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命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

九里有平舒城此則古代城也

為尚書左僕射鎮渤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相於冀州聞珪將北還謀龍信都安南將軍長孫高執國斬之燕

啓備還至龍城去年十二月寶遺啓命言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遼都尚新未可南征宜

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半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已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澆洛水蓋即

曰水在今營州北唐太宗會南燕王德遠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西上謂自中取恒山中國空虛延追寶及

時參內附置饒樂都督府

之寶大喜即日引還辛酉魏主珪發中山徒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博陵勃海章武犀並起

漢時章武城屬勃海平舒縣界晉武帝泰始元年置章武國後為郡隋廢屬薊州入平舒縣

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盧惟豪健廣川縣前漢屬清河郡國後漢屬清河

郡屬勃海郡管心居冀州刺史王輔之下襲輔殺之驅勒守兵涼陽平顯邱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盧

後分為廣川郡直為冀州刺史王輔之下襲輔殺之驅勒守兵涼陽平顯邱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盧

為并州刺史封廣寧王西秦王乾歸遣乞伏蓋州攻涼支陽鸞武允吾三城支陽武允吾皆漢古縣屬金城郡鸞武

武郎允吾蓋仍為金城郡治所劉昫曰唐蘭州屬萬餘人而去燕王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顯不聽罷散文武將十

州屬武縣漢枝陽縣郡州龍支縣漢允吾縣

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

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令師眾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已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農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

各一頓為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膚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遂作亂凡衛兵皆更番送上帳

懷化執戟長上歸執戟上長皆武

武散階九品長上之官皆失連寶

皆皆高陽王隆舊隆子高陽王崇為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諱及

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農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

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軍營引刀將所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奏未寶農引兵還趣龍城長樂骨等農營

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昌長年還龍城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僅而得免會稽王道子忌王殷

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宰相權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

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魏

王珪如繁時宮繁時縣屬鴈門郡魏築宮於此天平給新徙民田及牛珪政於白登山鄴道元曰今平城東十七里

即伯見能將數子將如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數賤人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號一壯士

乎乃驅致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北秀容也為爾朱榮亂魏張本爾朱

朱川因氏焉珪初以南秀容川原行沃敬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柔然數侵魏

近京師豈以沃塔更遠地珪許之所居之處會有拘敵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泉

邊尚書中兵郎李先請擊之魏主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楊軌以其司馬郭緡為西平相帥步騎一萬北赴郭麋

禿烏髮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傳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燕尚書頓邱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

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畱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徒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

皆為所驅晉書有國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遼西桓烈王重熙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之冀以自全

存疑以農之忠烈必不棄君以求自全所以出赴汗者汗時陰通速骨之謀農猶未知欲借汗之眾以為城中外援

也然出赴汗可也潛出者何曰實之所恃者農告之必不得出既出速骨必知而豫為之防故潛之也想汗之誘農

其說必出於此故農從之而執意汗謀竟以農與速骨此天之亡燕使然非農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

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心見在城中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

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容騰餘崇張真李阜趙思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

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宗親信譏讓出力捷等聞之丁酉殺羅維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

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特遼西庚子蘭汗龍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燕王寶及於

蘇城寶欲遣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何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眾以

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龍城亦未晚也寶從之 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聚眾叛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邈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為

大尉安南將軍長孫高為司徒

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寶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

河之西岸為黎陽界東岸為滑臺界

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

作亂失據來此王詎曰丞相奉迎鍾南燕王德之從弟也日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德德謂羣下

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播還吾將其

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

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違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

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出奔衛賁輒不納春秋是之以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

下馳往詞之德流涕遣之

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

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龍君寶不偷生於莽世也

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

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宓從僕射李早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

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屬省縣屬東平郡

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宓從僕射李早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

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屬省縣屬東平郡

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具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

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百五騎出迎又遣兄提閑門止伏禁入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邈北拜謁已已者拜謁之禮畢從寶俱進頴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

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宗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

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贈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郎弒之十四初號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為社主

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松三根生焉遼川無桑及虜逼於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來虜終

而桑死垂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吹拔其樹至是果被弒汗既弒寶仍諡之曰靈帝殺敵哀太子策

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政元青龍以提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

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躬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

旬月之閒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汗不從提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閒之由是

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提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閒之由是

汗兄弟浸相嫌忌涼太原公纂將軍兵擊楊軌郭廣屠殺之纂敗還段業使沮渠蒙遜攻涼西郡執太守呂純以

歸純涼王光之弟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

為沙州刺史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諸侯并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

來罷房道守時無繼其應運而起者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門

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居商邱自契至於

居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從先王居謂從帝嚳所居居亳也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左傳卜偃曰

宜稱魏如故珪從之楊軌自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廣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張掖段業使沮渠

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宏楊軌曰呂宏精兵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秃髮烏

利鹿孤共邀擊參差與戰大破之軼奔王乞基屠性偏急忿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軼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從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蒙遜以免業數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于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知退此乃為之策家非築城也業不從其孩尋為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于建安原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善駒奇小字也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原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于時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頻首禱請去罪于蘭如難蘭堤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謀乙己相與率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李阜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妻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阜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如難等破之庚戌襲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阜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汗直龍鞍之吳加難亡匿捕得斬之于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在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助躬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王樂攝行統事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瓌魯恭主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實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南北之人翕然從之蘭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為桓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申寅勦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

擊太微之執首而還斬其黨與百餘人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絕群臣固請上尊號感弗許 魏王珪還都平城始營

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杜佑曰後魏都平城今雲中即台雲中縣是今桓元求為廣州會

稽王道子忌元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元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

不割其四御使王愉會之上疏言江州內地江州合尋陽在江南故云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戎不

應便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于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而為

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庾仲堪桓元仲堪元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起京師時內外

疑沮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竿中箭字林曰箭竿也音起又音果又音可合鑄漆之鑄箭也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又因

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庾時也非也斜絹無邊幅經緯不相持故斜角亦曲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期違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

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東政卿為將軍義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

王獻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恆亦非太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甲皆

可數興乎恭不興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

言可謂親矣此必太元二十一年庚楷赴難時事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時昔陵父之恥乎王恭以元舅之親國神簡貴志氣方嚴視庾楷與如也故道子以為陵侮

楷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

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奮動兵而至恭不敢發事見一百八卷去年之事我亦侯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

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以來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仁助人滅屠時楷已應恭檄

正殺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金藉世子元顯言元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從從其欲則太

宰之禍至矣道子時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

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皆以去歲後期乃勦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以軍事委

資治通鑑補正

安帝隆安二年

四

南郡相楊俊期兄弟使俊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俊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世官才以德著名於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俊期猶志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全期會祖

準晉太常自處至準七世有名德俱林火有才望值亂沒胡人亮少仕偽朝後俊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繼歸晉比王謝諸家為晚亮及俊期皆以武力為官又與僞黨為婚故云失類

猶每排抑之俊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俊期元奄至湓口湓口湓浦口也晉人于此築城置戍

今其地在江州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德化將西一里

平原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李旱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

雙為前將軍張順為鎮西將軍昌黎尹張真為右將軍皆封公乙亥燕步兵校尉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

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寅朔將軍卸啟方南陽太守閭邱羨將兵二萬擊南燕燕自慕容寶之敗北歸龍城慕容德號于

燕以別之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將軍和戰于管城魏收志梁陽即京縣有管城故啟方等兵敗軍騎走免魏

王珣命有司正封畿制郊甸宋白曰魏道武帝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東徑銜標道里平五權定五度較五南至中山臨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為向服

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

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儼王尚之將兵討庾楷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為尚書令張通為左僕射衛

倫為右僕射慕容豪為幽州刺史鎮肥如己亥燕王尚之大破庾楷于牛渚楷軍騎奔桓元會稽王道子以尚之

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并陽尹允之吳吳國內史休之為襄陽太守元帝渡江以并陽為豫州刺史各擁兵馬以為己

援乙巳桓元大破官軍于白石白石在巢縣界水經註欄江水導源巢湖東左會清溪水謂之清溪口元與楊俊期

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石頭守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寶國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

顯知之遣盧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

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
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
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以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于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
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于眾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
降遣敬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
單騎奔阿曲素不習馬蹕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以船載也恭將奔桓元至長塘湖長塘湖在晉陵延陵縣杜佑曰在潤州金壇縣風土
北陽義縣有洮湖別名長塘湖單鏐曰長塘湖在義興西為人所告獲之京師送斬于倪塘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塘南倪氏築塘因以為名恭臨刑猶理須臾神色自
若謂監刑者曰我聞于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思于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
死恭字孝伯清操過人且美姿儀或歎其形茂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警恭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
中人也與王忱齊名相友恭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其坐六尺簟因坐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
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故勞求耳對曰丈不悉
恭恭作人無長物會稽王道子嘗冀朝士高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
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璉子真裴氏璉音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
令與賓客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寶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恭性抗直深存節
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然峭狹不安且暗于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而自矜貴與下殊隔
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嗟怨恭既誅于朝廷即以劉牢之為都督充
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先是恭將起兵民間即謠言云黃頭小人欲為亂賴得金刀
作藩扞恭字上黃頭也恭字下小人也金刀者劉字也至是而其言果驗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

徐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徐

期與元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師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于新亭徐期與元見之失色回軍蔡洲蔡洲在今建康

康府上元縣朝廷未知西軍虛實見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也言于道子曰

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補註殷從上桓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元及徐期

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徐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以納之以江為江州刺史石卻懷為尚書以徐期代振為

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修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左衛文武左衛將軍府之僚屬及部曲也又令劉牢之以千

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同軍張驥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桓

王抄掠諸郡張驥烏桓種也奉燕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九年歸魏見止卷元年魏王珪命庾岳討之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

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于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禿酋桑飢所敗西奔傳

海關關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如羌海關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便音協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群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于我卿等不速救

使為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渾古有是姓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

太守扣倖而伐之以拒飢遣子為質于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

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之南唐涼州有洪池府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洮河湟河也大王若撫開拓

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也吾亦欲乘時立功安

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據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得制西平有湟河之要有大飢雖饒猛軍令不整易破也

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文堡唐鄯州有龍文縣劉昫曰龍文為西平界烏孤進攻拔之饒單騎奔洮河洮河吐谷渾之地光開以為

州隋唐之鄯州即其地也水曰洮曰洮北即蓋置于洮河洮曲處杜佑曰洮河城在鄯州達化縣賀蘭山劉昫曰鄯

州隋唐天寶元年改為洮州管下有洮州縣吐渾洮河洮州縣後周置城在縣西百二十里杜佑曰洮河城吐谷渾兩對所築俘斬數萬乃以田元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渾河

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雅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洛皆附于烏孤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

元慕元亦冠軍將軍翟瑤帥騎二萬伐咄咄冬十月癸酉燕群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

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初蘭汗之當國也盛從燕王賈出亡蘭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

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為后大赦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元楊佺期進

軍元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

盡誅汝餘口餘口謂蔡洲之軍所餘家口留在江陵者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元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

失職倚元等為援元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沮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

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驢然乃復罷桓脩以荊州

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續劾奏桓脩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脩官初桓元

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官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元為盟主元愈自矜倨楊佺期為

人驕悍元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元終為患請于壇所襲之仲堪忘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元不可

復制苦禁之于是各還所鎮元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于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

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元以楷為武昌太守初和恢為朝廷拒西軍元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為廣州

恢聞之懼詢于眾眾皆曰楊佺期來者誰悉戮力若桓元來恐難與為敵既而聞佺期代乃與閭丘羨謀阻兵拒之時閭丘羨

守雍之佺期聞之聲言元來入河以佺期為前驅恢眾信之重風皆潰恢請降佺期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至楊口

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羣蠻所殺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羅戰于度周川度周川在臨洮

視羅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于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涼建武將軍李鸞以典

城降于西平王烏孤興城在允吾縣西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為中領軍

將軍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 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

公即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 楊儀王乞基帥戶數千

自歸于西平王烏孫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說文曰帽小兒蠻夷蒙頭衣皆書與服志曰帽

猶道也義取于蒙其首其本經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幘以幘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復裁幘為幘自 追尊遠祖

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江左時野人己著帽人土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尾云 蓋六世神力微曰

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 至郭始南出居旬奴故地蓋獻皇帝獻帝之子口詰汾諡聖武皇帝子沙漢汗曰文皇帝

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分翼健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 帝力微曰神元皇帝子沙漢汗曰文皇帝

力微之子祿官立諡曰昭皇帝分國為三部皆也皆盧少漢汗之二子與祿官分統三部皆也西畧服屬諸國諡曰

祖皇帝猶盧自祿官之卒分國為三部皆也又賜晉國以蓋盧蓋穆皇帝倚盧死祿官之子鬱律繼之諡曰大皇帝鬱律

胡特也者鬱律之子國人遂統部而立之諡曰烈皇帝 魏之舊俗子孟夏祀天及東廟 亦左祖之義 季夏師度卻霜于

陰山孟秋祀天子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 杜佑曰魏道武天賜二年祀天子

而四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于壇上牲用白犢黃犢白羊各一祭之曰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

面內諸臣皆位于壇北外朝臣及大人方客或位于青門外後率六官自黑門入立于青門內北並西面應儀令

掌牲陳于壇前女巫執鼓立于壇東西南七族子執酒在西南西面北七女巫升壇執鼓帝拜后其餘多

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王復拜如此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

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 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

為托謂焉為政以土德王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攝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從

故以托跋為氏 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辰郡 魏都平城以平城為代都依漢建國之名也漢平城縣本屬雁

紀都晉之代郡也唐為蔚州之地 西及善無南及陰館 善無郡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元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 有桑頭山冷水所出五代史代州雁門縣北畫參台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以監之 己亥燕幽州 刺史慕容豪 慕容左僕射張道貴慕容其張順坐謀反誅 初錢塘杜子恭有妖術嘗就人借瓜刀其王求之子恭曰 當用夏耳也而刀王行至嘉嶺有思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其刀其術陰異往往如此琅邪人孫泰往學其術士民多

奉之王珣惡流之泰于廣州王雅薦泰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乃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資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議者皆憂泰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已首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泰蟬蛻不死蛻音脫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會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西平王禕髮為孤更稱武威王是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資治通鑑補正

卷三

晉紀三
安帝隆安二年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學 參

晉紀三十一 起隆安三年
盡隆安四年

安皇帝丙

已隆安三年 魏拓跋珪天興二年燕慕容成泰始元年南燕慕容德二年西秦乞伏龍歸太初十二年涼呂纂咸寧元年南涼秃髮烏孤太初三年北涼段業天璽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將軍衛變就誅忠弟幽州刺史

志於凡城以衛將軍王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 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

以襲高車 壬午燕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燕主威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

拷掠多得其情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 安夷縣漢屬金城郡晉分屬西平郡廣武公儁鎮西平 西平

治樂都縣唐郡部州之湟水縣也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 嶺南即洪池嶺之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疊夷夏

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從容謂群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之地耳遭亂分裂至十餘

國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光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之遺烈思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

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舉宏雖有才而

內相猜忌若使浩疊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

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